



林瑞明騎腳踏車的身影已成為台南市區與成大校園的一景/陳文發攝影

寂靜之外——林瑞明書房

撰文◎陳品之 攝影◎陳文發

林瑞明老師 紀念研究室歡喜開幕

撰文／林建農

兩年多前2018年11月26日，曾任臺灣文學館館長的林瑞明教授猝然離世，許多人震驚不捨，至今悲傷難過未已。

歷經將近兩年整理與籌備，林瑞明老師紀念研究室歡喜開幕，將豐富藏書、文物，和許多「寶貝」開放參觀，提供做為研究討論平台。成大歷史學系希望就像聖火傳遞，延續老師熱愛臺灣這塊土地，鑽研歷史與文學、創作不輟的精神，期待更多人繼續努力。

林瑞明（1950～2018）是成功大學歷史學系、臺灣文學系合聘教授，更是文壇很早成名的詩人林梵。

他是成大歷史系第一屆學生（六十二級、1973年畢業），曾就讀臺南市立中學（大成國中前身）、臺南一中，高三轉學臺北建國中學。中學時期開始寫作，編過《南一中青年》。在成大求學固定使用「林梵」筆名，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時「以詩寫史」，197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失落的海》。

林梵1969年進成大求學時，加入西格瑪社，曾參與保護釣魚台運動。擔任古典音樂社社長時，就讀外文系的龍應台負責總務。讀研究所時曾到臺中東海花園，與「壓不扁的玫瑰」楊逵同住，1978年出版《楊逵畫像》傳記。

戒嚴時期的1979年，遠景出版社邀張恆豪、林梵、羊子喬編選《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》，請鍾肇政、葉石濤主編。尚在服役的林梵，完成〈日據時期臺灣小說年表〉，與葉石濤〈光復前「台灣文學全集」總序〉，幫助讀者深入了解作品內涵。

同年，林梵預官役退伍，在成大歷史系兼任講師，也到高雄幫鍾肇政編《民眾日報》副刊。那年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，對臺灣民主政治影響深遠。

彷彿追隨研究所時期老師楊雲萍教授，林瑞明一手治史、一手寫詩。1980年臺大出版他碩士論文

又 / 林鳳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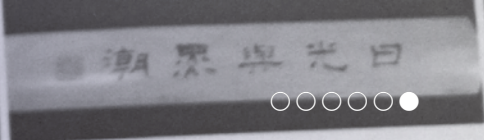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我最近常讀的書，只是擔心你看覺得太瑣碎，不能看下去。不過，我最近常來你網站，就讀了「寂寞的陽光」，故買那本書，覺得你對「寂寞的陽光」上，書名的解釋 / 隨意講句句話，生記於我沒有忘的。雖然還不知道，你對我的解釋 / 隨意講句句話，也很好好呀。因為「寂寞 / 我對我的解釋」要出去，想說，動，就來你網站。因為「寂寞 / 我對我的解釋」要出去，想說，動，就來你網站。 / 丁丁在一旁一路到那，我們談笑風生，談笑風生，談笑風生。 / 丁丁在一旁一路到那，我們談笑風生，談笑風生，談笑風生。

一下下下下，我們靜靜的在室內，靜靜的在室內，靜靜的在室內。

好容易一個，你對我說起再走一步，再一段路，就可以靜靜的向。

好容易一個，你對我說起再走一步，再一段路，就可以靜靜的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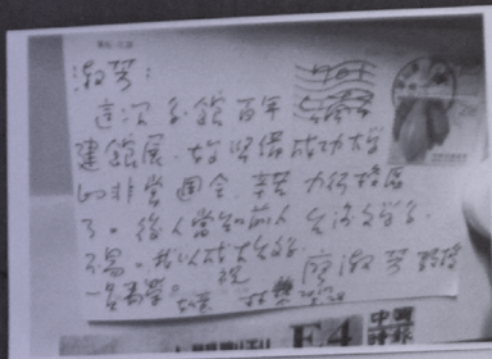
好容易一個，你對我說起再走一步，再一段路，就可以靜靜的向。



又學到了一種「日光與黑蜜」的小木偶，就是先下氣至臨暗老師的方式，那年他為臨暗老師的生日（日光與黑蜜）寫了字，連和吳太太結婚不久，決定退婚娶她，臨暗老師說幫他的字寫錯了，要他買對的，他替他買了三天後，果然，他娶了六個，到六個了，也說他不好不壞的，後來又過了一年，他娶了七個，有一位是黑蜜，一歲了，沒法和吳太太，臨暗老師就拿了個信封，裡面的是萬萬萬，因為那位比黑蜜一歲的是臨暗老師娶的，結了婚和老師娶他一樣，再買了一歲上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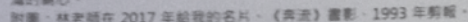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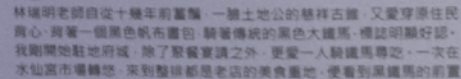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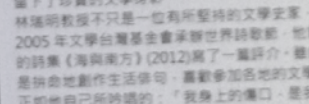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：「哇！你一定很感動吧？」「是啊！工作這麼多年，瑞明老師是最認真最令入懷念的一位師長。」

很喜愛這樣的小故事，覺得幫助老師同意，決定把這故事寫下來，也紀念七月一日即將生日的瑞明老師。



日老師來台北參加民族學舉辦的「文學的民族學思考研討會」，老師住政大招待所，那天忙完也沒有力氣再好帶老師去我常去的那家員詩美美容院洗頭，第一次走「seda」，繞的林瑞明老師，超酷、超帥的。

雖然老師解脫苦痛，到天上作仙，但大師驟逝，無法想像以後再也看不到老師，遇到困擾時要找誰諮詢？無法承受的哀痛！



《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》，開始專任成大歷史系講師，負責「中國現代史」課程。

回成大任教初期，臺灣尚未解除戒嚴，臺灣文學和歷史不似現在蓬勃發展，威權體制下頗為敏感，甚至有情治單位監視、約談。1982年起，林瑞明整理臺灣文學史料，開始研究賴和，翌年以〈賴和與臺灣新文學運動〉，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研究計畫獲得補助，並於《成大歷史學報》發表學術論文。

1986年以筆名林梵出版詩集《末名事件》、《流轉》後，林瑞明專心學術研究，此後幾乎十年未發表詩作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（1987）7月15日，臺灣解除長達38年多戒嚴，黨禁、報禁陸續開放，常有各種街頭運動。林瑞明陪學生北上遊行，參加野百合學運等。

解嚴初期，大學還不能公開講授臺灣文學課程，從日本立教大學研究一年回來的林老師，在歷史系開了一門「中國近現代文學史」選修課，以葉石濤《臺灣文學史綱》、林雙不《臺灣小說半世紀》當教材，藉此「偷渡」臺灣文學史。1989年升任副教授，這門課改名「臺灣近現代文學史」，兩年後增開「臺灣文學與文化」課程。



當時，清華大學中文系陳萬益、呂興昌等教授推動臺灣文學研究，林瑞明在清大研究所兼課，定期到臺北清大月涵堂參與「臺灣文學研討會」。

積極投入賴和研究的林瑞明，1993年主編《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——賴和研究論集》，由允晨文化出版，是第一本研究賴和的學術著作，獲得當年度金鼎獎、十大本土好書。第二年完成《賴和漢詩初編》（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），他也榮獲第十五屆巫永福評論獎、賴和誕辰百週年紀念獎。

賴和（1894～1943）後來被尊稱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，2000年賴和文教基金會出版《賴和手稿影像集》五冊，另由前衛出版社發行《賴和全集》五冊，都是林瑞明主編。

在總統首度直接民選的1996年，允晨文化同時出版林瑞明《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》、《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》，前者入選臺灣本土好書，他也在這年升等為教授。

就在臺灣逐漸本土化，臺灣文學開始被重視，林瑞明榮獲第三屆府城文學獎特殊貢獻獎、賴和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紀念獎的1997年，卻因急性腎衰竭入院，幾度發出病危通知。



但出院後，林瑞明在成大校長翁政義、文學院長涂永清支持下，與陳萬益、呂興昌、陳昌明等教授，作家葉石濤、詩人葉笛等關心臺灣文學人士，奔走爭取成大設立臺灣文學研究所。歷經兩年多努力，2000年8月招收碩士生，兩年後再增設大學部、博士班，他也成為歷史系、臺文系合聘教授。

大病初癒，林瑞明趁暑假與建築師曾國恩、成大建築系教授徐明福等人到法國考察，回國後於1999年成立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，他被推選為首任董事長。當時原臺南州廳正在修護，基金會承辦修護研討會，請日本專家討論古蹟保存與再利用。沒想到，後來幾經波折的臺灣文學館，確定落腳原臺南州廳。

2003年7月，在文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當時副主委吳密察等多人遊說下，林瑞明被借調擔任文建會委員，負責籌備國家臺灣文學館開館。他特別商請中文系教授陳昌明當副館長，一起為國家級文學館打拚，終於在10月17日臺灣文化紀念日開館。

臺灣文學館草創之初，名稱、編制不清楚，甚至「有將無兵」。後來設置條例在立法院未能通過，當了五個多月館長的林瑞明，被改為籌備處主任，直到2005年9月1日歸建回成大，職稱都是籌備處主任。但臺灣文學館在他辛苦擘劃下，奠定日後發展基礎，這位籌備處主任，被視為第一任也是永遠的「林館長」。

重返校園任教的林老師，身體頻出狀況，曾在研究室被緊急送醫。2008年6月開始，他每周洗腎三次，從此行動大受限制，無法出國旅行。

定期洗腎以來，成大校園、臺南舊城區，經常見到林老師散步或騎鐵馬身影。學生私下戲稱為「林梵晚步」，甚至傳說是成大八景之一，與「榕園攬翠」、「虹橋觀魚」相映成趣。

特愛美食的林老師，有時找學生偷偷解饞，高談闊論笑聲不斷。他把握機會跋涉到臺東，探望原住民朋友，爽朗笑聲盈繞部落。

身體被拘束、常被迫「綁」在醫院的歷史學者林瑞明，開始重拾他的詩筆，恢復詩人林梵身分了。一如他的〈詩說〉：

「所有的詩，都是

埋藏熾熱的火種

燃燒自己的心

瞬間，爆發產生

極大化的能量

所有的詩，都是

逆向撞擊

時間的回音

靈魂的聲音，歌吟

迎向太初之光」



林梵2009年出版詩集《青春山河》，2012年《海與南方》、2015年《日光與黑潮》相繼問世，都由INK印刻出版。Facebook經常有臺灣俳句，有時一天好幾首，創作能量極為可觀。

2010六十歲那年，他不同時期學生分別獻上生日祝福，寫下師生間點點滴滴，和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其中有嚴肅、有談笑，更有許多溫馨與感人故事，輯成《南風 林梵還曆桃李集》（INK印刻出版）。

洗腎以來的林瑞明，對生命有不同感悟，使命感卻更強烈了。他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現任所長許雪姬，合編《楊雲萍全集：文學之部》，由臺灣文學館發行。並且積極投入公益活動，例如為孔廟老樹祈福，也到臺灣歷史博物館、臺灣文學館，甚至北上出席學術研討與活動。

2015年從成大退休，年輕學生暖壽獻上逗趣「鋼管舞」，還有老朋友訂製特殊造型蛋糕，他笑得合不攏嘴。

林老師被聘為名譽教授，經常留在歷史系館研究室。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主持，與王昭文博士訪問口述歷史，出版《奔流：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》。

但2018年11月24日「九合一」大選，執政的民進黨慘敗。林老師大感憂心，兩天後未準時到醫院洗腎，從此研究室再也沒有他身影與笑聲。

告別式過後，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、歷史學系、臺灣文學系，和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國立臺南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曾合辦追思紀念會，以歌聲和誦詩追悼，許多人眼淚「奔流」。半年多以後，在臺灣文學

館國際會議廳，舉辦「林瑞明教授學術研討會」。

林老師辭世之初，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曾向當時文化部長鄭麗君提及，林瑞明的藏書、手稿、書信等等非常珍貴，應該設法保存。臺灣文學館館長蘇碩斌等人也建議，設法整理研究室對外開放。

為此，成大歷史系前系主任翁嘉聲教授，和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的副教授謝仕淵，帶領學生組成團隊著手整理，騰出研究室空間並逐步建檔，趕在林瑞明老師去世兩周年前，「20201122」這個特別日子，舉行紀念研究室開幕式同樂會。

那天上午，成大校長蘇慧貞、臺文館館長蘇碩斌，和林老師家屬、好友、學生齊聚。大家笑談林老師種種，彷彿他也哈哈大笑

般。但演唱他的詩、朗誦懷念他的詩，又忍不住眼眶泛紅、潸然淚下。

師母鄭采卿等家屬，和成大文學院院長陳玉女、歷史系系主任陳文松、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、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組長林佩蓉，為紀念研究室揭幕後，大家分批進入參觀。入口就是2004年臺灣文學館推出形象廣告，時任「館長」的林老師以鯨魚意象，呈現臺灣文學館要從臺南向世界出發。他生前常穿的原住民背心、帽子映入眼簾，彷彿並未離開……

林老師常去吳園藝文中心的「十八卯」，老闆葉東泰是茶人也是詩人，特別保留老師座位。他請大家寫臺灣俳句，朗誦獻給林老師後封茶，做為永恒懷念。

為什麼開幕式要以同樂會方式進行呢？陳玉女教授表示，林老師待人溫暖，有他在就充滿歡笑，以同樂會來紀念最好不過了。

碩士論文研究林梵早期文學歷程和現代詩的卓玉娟說，老師曾要他們看日本導演黑澤明最後一部作品，臺灣譯為《一代鮮師》。電影主角是位生性豁達、看破生死離別的教師，學生和他有逗趣、溫馨互動。這種師生關係，應該是林老師最嚮往的。

南臺科技大學講師葉瓊霞，曾在告別式代表「林門」弟子致詞說，老師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更甚於研究，「他一生以言以行，向我們示範師者這個志業，所能達到的極致。」同樂會當天她說，老師就像「明信片產生器」，總在學生孤單、徬徨、無助，適時丟來有如「仙丹」的明信片，給他們莫大

鼓勵與安慰。果然，研究室有好多張「仙丹」，讓人見識到真實版「一代鮮師」。

林瑞明老師紀念研究室和他生前最大不同，就是太窗明几淨。曾與林老師並肩作戰，擔任臺灣文學館創館時期副館長的陳昌明教授打趣，這完全不像林老師作風，他差點認不出來。



帶領學生整理的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表示，林老師研究室書本和文物、資料堆積如山，簡直寸步難行。他們先將藏書分門別類，珍貴孤本送臺灣文學館典藏，留在研究室的開放公共使用。希望老師研究室做為開放平台，方便大家運用。

謝仕淵開設「博物館學的理論與實務」課程，讓學生從實做中學習。初期整理數千冊藏書，再來有大量照片、書信、手稿、剪報、筆記等等珍貴史料。紀念研究室開幕前，已整理出9395筆文物，並持續建檔中。

「林老師是臺灣文學研究開創者，我們希望在他的基礎上，更多人繼續前進並且深化。」謝仕淵說。

歷史系畢業將到研究所深造的吳溥樺說，仕淵老師在課堂上講過「文物的田野」，林老師研究室許許多多各種文物，整理時就像進入田野。從滿滿藏書到無數小物件，他逐步認識林老師，才知道他為臺灣文學研究，和史料收集做了這麼多努力。

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四學生陸璟賦，也是邊整理邊了解林老師。他說，老師煞費苦心，對賴和手稿一張張收集。有些書重複買兩三本，是為了保存需要。老師對臺灣文學的熱忱與專注，和學生互動模式，值得年輕後輩學習。



大三學生林柏旭負責書與信的建檔，起初有些茫然不解，同樂會聽到許多溫馨有趣故事，串聯後才明白許多來龍去脈。老師做學問嚴肅認真，樂觀開朗給人溫暖，他獲得很大啟發。

歷史系主任陳文松教授說，林老師和他沒有課堂師生淵源，但他從事日治時期政治研究，彷彿冥冥中得到林老師牽引，讓他受益良多。

他表示，林老師常影印詩作分送，或轉贈書刊，甚至提供自家珍藏，非常樂於分享。他近來開始寫詩，有時搭乘高鐵，取出筆記一揮而就，這應該是林老師的潛移默化吧。

林老師紀念研究室開幕前，陳文松在《臺灣風物》月刊，發表〈臺灣民主化胎動期的目擊者與記錄者——林梵的軍中日記《少尉的兩個世界》〉，對林老師服役時日記有深入剖析。

林師母鄭采卿女士在同樂會時說：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。」林老師把心血奉獻給文學、學校和學生，薪水幾乎全都買書、收集資料，期待紀念研究室造福更多人。

尚未走出悲痛的師母說，林老師在生活上是個「白癡」，因此忽略了自己身體。請大家引以為戒，要照顧好自己，才能做更多的事。

這是林瑞明老師紀念研究室開幕，值得我們警惕深思的課題。